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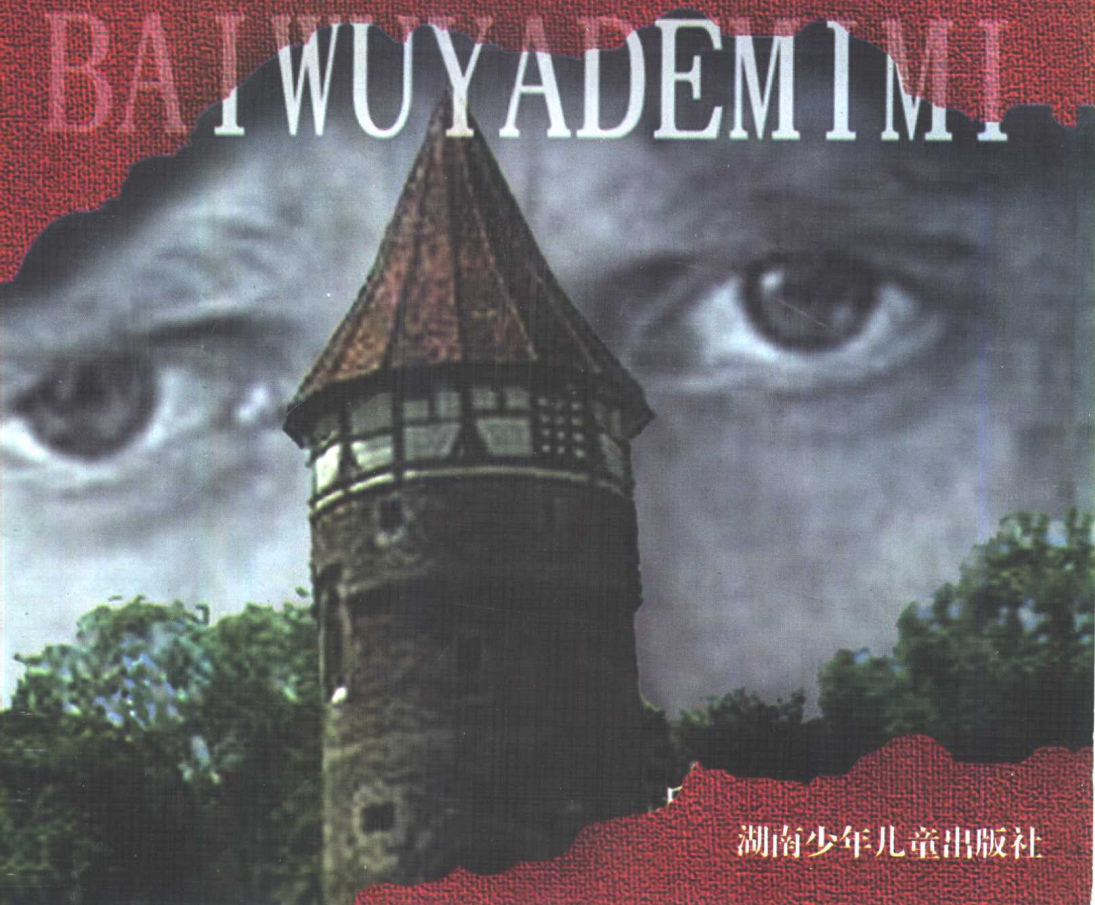
● 埃克少年惊险侦探小说

白乌鸦的秘密

[德国] 沃夫冈·埃克 著

周京宁 王 路 译

BAI WUYA DEMIMI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白乌鸦的秘密

[德] 沃夫冈·埃克 著

周京宁 王 路 译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Das Geheimnis der weißen Raben

© 1966 by Loewe Verlag, Bindlach

版权©:《白乌鸦的秘密》

1966年由德国烈文出版社出版。

1999年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取得本书的全球中文版的独家出版发行权。版权所有,在未获得出版者的书面同意之前,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对本书进行抄袭、节录和翻印。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白乌鸦的秘密

[德] 沃夫冈·埃克著 周京宁 王路译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66号)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10.8万 开本: 850×1168 印张: 6 插页: 2
1999年7月第1版 2000年5月第1版第2次印刷

责任编辑: 彭兆平

封面设计: 东 达

印数: 5,001—9,000

ISBN 7-5358-1724-6/I·468 定价: 8.8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写 在 前 面

许多小读者也许和我小时候一样，曾经倚在冬夜的被窝里，躺在夏夜的凉床上，缠着大人讲侦探故事。故事讲到最紧张的时候，夜似乎更寂静了，寂静中似乎又有什么在动起来……你害怕得轻轻颤抖，却又渴望知道那一大堆扑朔迷离的案情之后的最终结局。

“哦，接着讲吧，求您了！”

侦探故事就是这样以它紧张的节奏、曲折的情节以及一个接一个的悬念中所包含的神秘况味击中了少年天性中渴望冒险、渴望探求未知的一切的那一个敏感点。但是，许多侦探故事中的血腥、罪恶及其所显露的人性中黑暗的一面，又有违少年明朗的心性。

在这种少年的渴求与成人的忧思之间，其实有一个平衡点，这就是少年侦探小说。所以，我们要选择德国作家沃夫冈·埃克的少年侦探小说系列介绍给大家。

沃夫冈·埃克(1927—1983)是德国最著名的少年侦探小说家之一。他一生写了30多本少年侦探小说，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制作成上百个广播节目，在小读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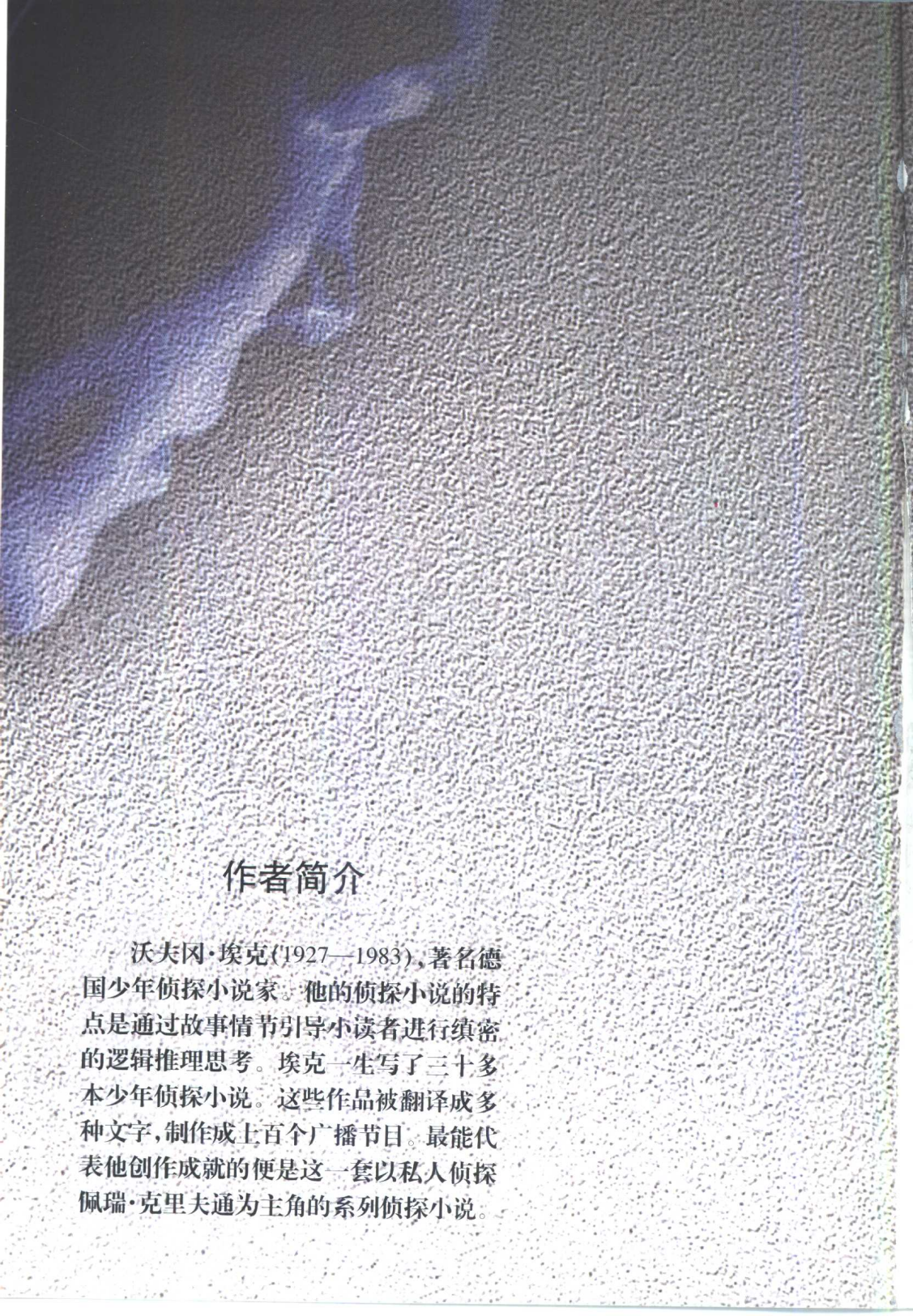
影响很大。他的侦探故事不是写残酷的案件本身，而是引导小读者进行细致缜密的逻辑思考。小读者在读这些故事时，除了心理上那一份紧张外，思维也会不由自主地被引进一种紧张运转的过程中。

我们这里推出的，是最能代表沃夫冈·埃克创作成就的“私人侦探佩瑞·克里夫通”系列中的6本。这6本书是：《隐形人》、《带黑色哈巴狗的夫人》、《“手”行动》、《白乌鸦的秘密》、《海岛上的蓝风帽》、《红石竹花谍报网》。埃克在这个系列中所塑造的私人侦探佩瑞和他的小朋友、12岁的少年迪克这两个形象，受到了上百万青少年读者的欢迎。佩瑞沉稳、机敏，有绅士风度又富于人情味；迪克聪明、要强，对佩瑞满怀钦敬，对侦探生活充满向往。一个成人，一个少年，形成一种奇妙的组合，使这些带几许神秘、一丝恐怖的侦探故事，因为少年心性的灵动和成熟的生命对这种灵动的关爱与珍视，而不时显露出温馨、明净的色彩。

我们把佩瑞和迪克带到中国，是因为我们知道，少年总是期待新的朋友。

编 者

1999年6月



作者简介

沃夫冈·埃克(1927—1983),著名德国少年侦探小说家。他的侦探小说的特点是通过故事情节引导小读者进行缜密的逻辑推理思考。埃克一生写了三十多本少年侦探小说。这些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制作成上百个广播节目。最能代表他创作成就的便是这一套以私人侦探佩瑞·克里夫通为主角的系列侦探小说。

目录

1. 不速之客(1)
2. 迪克同意了(15)
3. 一次电话(19)
4. 到达卡特莫宫后的第一个谜(31)
5. 道格拉斯先生(45)
6. 幽灵时刻(53)
7. 一个幽灵迟到了(60)
8. 新的一天(63)
9. 海外奇谈(69)
10. 谁是福瑞曼(86)
11. 迪克的伟大发现(103)
12. 在通往沼泽地的羊肠小道上(122)
13. 踪迹通向爱丁堡(144)
14. 在爱丁堡(150)
15. 圈套(163)
16. 真相大白(178)
17. 银菩萨(186)

1. 不速之客

斯塔广场街位于伦敦的诺乌区。这条街的 14 号，是一座灰色砖木的老房子。外墙上的墙灰已经剥落，露出了许多褐色的斑块，看得出房子已年久失修。这实在算不上是一座好房子。

但它也有自己的优点。如果从房屋的最高层向南眺望，可以看见一条宽敞的柏油大街，顺着这条大街，可直达克罗敦飞机场。

这座房子共 5 层楼。第 5 层只有 3 套公寓，佩瑞·克里夫通就住在其中最小的一套里。

佩瑞·克里夫通，从头顶一直量到脚底，一共 182 公分，身材匀称，胡子总是刮得干干净净的。他力气很大，能把棒球扔到 112 米远的地方，迪克·米勒最服他这手了。不过，真正让迪克钦佩的还是，佩瑞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侦探。

迪克越来越坚定地相信这一点，因为他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这个信念的正确。况且，这个信念对他是如此

重要。他，一个只有 12 岁、小小的翘鼻子上还有 29 颗雀斑的小学生，难道不是大侦探佩瑞最好的朋友吗？

当然是。

在他们班的同学里，没有一个人有佩瑞这样的朋友——一个大型百货公司侦破部门的名副其实的侦探。他不光能抓住百货公司的小偷，还能破获疑难大案呢！

迪克一家和佩瑞是门挨门的邻居，所以迪克几乎没有一天不去拜访他的这位大朋友。但在这个星期天，6 月 14 日，刚刚过了 11 点钟的时候，去敲佩瑞的门的人，却肯定不是迪克·米勒。

佩瑞惊讶地扬起了眉毛，放下手中的星期天报纸。他想象不出，这个时候有谁会来，因为他既没有邀请朋友，也没有和任何人约会。就连迪克，今天早晨也和他的父母一起开车走了。

敲门声越来越急促。

佩瑞想起来了，门铃被他关掉了。他赶快跑过去开门。门打开了，他自己却惊讶地倒退了两步。

“您好，先生……”佩瑞结结巴巴地说。

他的脚像被钉子钉住了似的，一步也挪不动。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的不速之客，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脑子出了问题。

“早晨好，克里夫通先生！”

来访者气喘吁吁地说着，掏出丝绸手绢，擦去额上的汗水。

“如果您能让我进去的话，我一定很高兴！”

佩瑞掩饰住内心的惊慌，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退到一边，给来访者让出一条路。

“请，先生……对不起，先生，您请！我很……我很……”

“很吃惊！”

来访者替佩瑞说完了这句他没说完的话，走进门来，叹了一口气：

“老房子最糟糕的就是没有电梯。谁要是从一楼爬到五楼，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就算完了。”

佩瑞从来访者手里接下帽子和雨伞，送到衣帽架上去，嘴里喃喃地说“人都会习惯的”，脑子里却在想，究竟为了什么事，竟使他公司的大老板，在星期天的上午，来看他这样一个小职员。

阿达姆·沃克先生是伦敦约翰逊大型百货公司的总裁和执行主任。佩瑞的惊慌让他觉得很有趣。他在一把椅子上舒适地坐下来，向佩瑞友好地笑了笑，指了指另一把椅子。

“您不用像纪念碑那样竖在这里，亲爱的克里夫通！请坐！”

“亲爱的克里夫通”，这句话使佩瑞的惊慌又增加了几分。他不知该说什么好，只好问：

“我可以请您喝杯茶吗？”

沃克先生皱起了眉头，嘴里嘟哝着：

“只能喝茶吗？这倒是医生唯一没有禁止我的事。”

佩瑞笑了。他觉得与沃克先生的距离立刻缩短了，所有的恐惧，一下子烟消云散。

“明白了，先生！那我就给您倒一杯威士忌吧。”

“威士忌？……嗯……”沃克先生犹豫不决的样子，“如果您硬要强迫我喝的话，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他兴奋地对佩瑞眨眨眼睛。

“喝哪一种威士忌呢，先生？是英国的，爱尔兰的，苏格兰的，还是美国的？”

“您向我推荐什么呢？”

沃克先生问道，嘴里的舌头已经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即将到口的酒，馋涎欲滴。

“苏格兰的。”

“为什么是苏格兰的？”

“因为我没有别的酒，沃克先生！”

现在，两人都笑了。

沃克先生舒适地靠在椅子上，望着佩瑞去拿酒杯和酒瓶。

“这事可真太绝了，苏格兰的威士忌配苏格兰的故事。”

佩瑞倒好酒，坐在来客的对面。他好奇地等待着沃克先生开口。两三分钟后，沃克先生才坐直了身子，开始说话。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丝毫的高兴。

“我亲爱的克里夫通，您一定会问自己，这个老

人，为什么不干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谈呢？嗯，是这样的，我的原则一向是，把工作和私事分开。我现在要和您说的，纯粹是私事……”

佩瑞点点头，鼓励地对沃克先生说：

“开始吧，先生！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沃克先生的额头突然皱得像一块洗衣板，他犹豫犹豫地说：

“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

“我的专长，正是解决棘手的事情。”

“我知道，我知道，”沃克先生不住地点头，“哈巴狗案件（见《带黑色哈巴狗的夫人》）也是一桩疑案，可您把它搞了个水落石出。您的本领无人企及。正因为如此，我才把您推荐给我的朋友道格拉斯……”

沃克先生停顿了一下，佩瑞借机又给他倒了一次酒。当他再开口时，声音里流露出明显的期待：

“请告诉我，克里夫通先生，您是否有兴趣，让您的侦探才能在苏格兰土地上也得到一次证实呢？”

佩瑞竭力掩饰住自己已经被点燃的兴趣。

现在他才明白，沃克先生刚才提到的“苏格兰威士忌配苏格兰故事”，究竟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呢？当然，条件是，我要对这个案件感兴趣！”

“好，现在我就给您讲这个案件。”沃克简单地

回答道。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有一个好朋友，道格拉斯·埃威尔布瑞杰，他和他的家庭，还有妹妹、弟弟，一起住在苏格兰的卡特莫宫里。宫殿是他祖父从一个伯爵那里买来的。就是那个叫康通的伯爵，坏名声比好名声多得多。

“是那位喜欢赌博的康通伯爵吗？”佩瑞迫不及待地问。

“正是。您也知道这个故事吗？”

“我曾经在报上读到过他的故事。不过，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把一切都输光了。是这样的吗？”

沃克点点头。

“输到衬衣上的最后一颗钮扣。然后，他在利物浦上了一艘人贩子的船，离开了英国。关于他的结局，众说纷纭。有人确信，他被印度老虎吃掉了，也有人声称，孟加拉湾的鲨鱼对伯爵的身体更有兴趣。”

“那么，到底哪一种是真的呢？”佩瑞好奇地反问。

“我更愿意相信第三种结局，也就是第三种可能性：康通最后还是回到了英国，像一个极普通的穷人，被凄凉地埋葬了。他的墓地，大约就在步瑞和色哈地区中间的一个什么地方。现在，重新回到我的朋友道格拉斯身上来吧。他的爷爷杰姆斯·埃威尔布瑞杰不光买了这座旧宫，还把它整修如新，就像一座真

正的宫殿。埃威尔布瑞杰家族住了进去。现在宫殿的主人，是道格拉斯·埃威尔布瑞杰，老埃威尔布瑞杰的孙子。”

“您刚才不是说，道格拉斯还有一个妹妹和弟弟吗？”

“是的，”沃克微微点了点头，肯定了佩瑞的记忆，“妹妹叫帕梅拉，现在是寡妇，弟弟叫汉瑞。”

“埃威尔布瑞杰家族靠什么生活？”

“道格拉斯收集了许许多多中世纪的兵器，在附近买了一块地，建了一座博物馆。后来，他又在宫殿旁边盖了一座旅馆，让那些短住和长住的客人有地方过夜。”

“明白了。”佩瑞笑着，“参观完博物馆，还有地方住。”

“不光这样。还有钓鱼的人、登山的人和其他喜欢大自然的人，都需要过夜的旅馆。就像道格拉斯很肯定地告诉我的那样，这的确是笔好生意。除此以外，他们还养了一大群羊，羊圈也会给他们带来钱。”

“可是现在埃威尔布瑞杰家族遇到难题了？”

佩瑞想知道目前的最新情况。

“可以这么说。大约一年以前，在一个漆黑的暴风雨夜晚，发生了一场火灾，旅馆被烧掉了。”

“纵火案？”

沃克先生嘴角上带着嘲笑：

“当地警察答应去调查。但你要是指望他们搞清火灾的原因，就像指望一个牙医给鹦鹉补好牙，毫无可能。埃威尔布瑞杰家的人，当然谁也不相信，这是一场意外的火灾。从那以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就不断发生。”

“比如说？”

“比如说，许多客人的物品不翼而飞。而且火灾后，宫殿里也开始闹鬼了。道格拉斯说，他还听见白乌鸦呱呱地叫……”

佩瑞怀疑地摇着头。

“您让我该怎样看这件事呢？”

沃克耸耸肩膀。

“您不要问我，更多的情况我也不知道。道格拉斯最后在电话里对我说，客人们不来了，佣人们也都想离开。”

佩瑞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看得出，他想把刚才听到的情况，整理出一个头绪来。

沃克很满意地看着这一切。

最后，佩瑞站在沃克的面前。他眼睛里闪着光，声音很兴奋，似乎他已经在负责这个案件了。

“好吧，先生，现在让我归纳一下：旅馆被烧掉了，与此同时，宫里也开始闹鬼了。是这样的吧？”

“是的。”

“您还说过，许多客人的东西不翼而飞。这些客

人住在哪里？旅馆不是被烧掉了吗？”

“住在宫殿里。自从火灾以后，道格拉斯就把客人安顿在宫殿里了。那里反正有许多客房一直空着。”

佩瑞又在房间里来回踱起步来。他边踱边说：

“火灾以后，客人们换到宫殿住去了……然后他们被偷……结果是，他们下次再也不来了……他们也不会把亲戚朋友介绍到热情好客的埃威尔布瑞杰家来了……在此之前，卡特莫宫没有闹过鬼吗？”

沃克先生摇摇头。他迷惑不解地看着佩瑞，不知道这个问题和案件有什么关系。要跟上佩瑞跳跃式的思维，真不是件容易事。

“没有人记得在卡特莫宫曾经闹过鬼。”

佩瑞停下脚步，站在房子的中间，注意力集中地思考着，然后重重地坐进沙发。

“整个事件显然是经过周密安排的。”

“道格拉斯也这样认为。只是对手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目的是什么，一点也不清楚。卡特莫不再有客人来，朋友们被拒之门外，对谁有好处呢？突然出现的幽灵到底想干什么？每天夜里，白乌鸦都恶梦般地呱呱叫，它又是从哪儿来的？藏在这幽灵事件背后的到底是谁？”

佩瑞显出一副怀疑的神情：

“白乌鸦的事情，先生，我总觉得，很像是一种幻觉。或者您相信，有人能把乌鸦训练好，让它

在半夜的幽灵时刻，准时飞到客人房间里，呱呱地乱叫？”

“这件事，我亲爱的克里夫通，应该由您想办法找出答案来。您是侦探，我不是！”

“但愿我不会使您失望。”佩瑞插了一句。

沃克先生没接这话，却兴奋地做了个手势，两眼发光地盯着对面的佩瑞：

“从您这句话，我可以推断出，您接受这个……我们就这样说吧……这个任务了？！”

佩瑞点点头。

“我对这个案件很感兴趣，除此以外……”他有点为难地停住了。

“除此以外什么？”沃克先生想知道。

“除此以外，我也还从来没有去过苏格兰。”

“瞧瞧，您不是更有理由接受这个案子了！”

沃克先生一下子高兴起来，那副顽皮欢快的样子，佩瑞从来没见过。带着狡猾的微笑，沃克先生向他解释道：

“您可去掉我的一桩大心事了！”

看到佩瑞满脸的困惑不解，他又补充说：

“我已经向我的朋友道格拉斯保证过了，您一定会去的！”

“要是我拒绝了，您怎么办呢？”

沃克先生抬手打断了佩瑞的话。